

國內大學教育與青年信仰成長

里 德

（編者按：里德君為中國大陸的青年教友，他就在中國大陸接受高等教育與信仰培育的互動作一深刻反省，意義深遠，特此刊登以饗讀者。文中小標題為編者所加，以便閱讀。）

在經歷了十年的文革浩劫之後，中國政府於一九七七年十二月恢復高考制度，當年就有二十七萬學子從五百七十萬考生中幸運地脫穎而出，進入大學，接受高等教育，筆者的導師便是其中

的一位幸運兒。

二零一三年，九百一十二萬考生中有七百零二萬被錄取，並且二零一四年大學畢業人數達到七百二十七萬。

從這組簡單的數據變化中，我們可以大略地感受到大學教育的急劇變遷和在這後面的大學教育制度的變革。筆者的求學經歷便是一系列教育改革、試點的積累。當然筆者如數十萬在校青年信友一般，信仰生活不可避免的受到了這一系列變革的影響。

政策規定教育與宗教分離

國內的教育法規定：國家實行教育與宗教相分離，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利用宗教進行妨礙國家教育制度的活動。在國內大學，如想自由地、公開地表達個人的宗教信仰，顯然遭到外力的極大限制。個人的信仰生活或聚會也是默默無聞之中進行，很多年輕的信友並不敢在校表明自己的信仰身份，否則可能會在評定獎學金或榮譽稱號、思想鑒定、入團入黨、甚至未來職位升遷等時受到莫名的牽制。

但這些限制卻無法徹底限制信仰元素在高校校園中的自由滋生，好似因信仰的表達比宗教活動更屬個人內心隱私，且更為自由。同時在教師和商家們經意或不經意的傳播下，在校數千萬大學生中的大部分學子逐漸知道：復活節、聖誕節是關於誰的節日，感恩節、萬聖節是怎麼回事，甚至從情人節也知道還有一位 Valentine 神父的傳

說……無信仰者對這些信仰元素的興趣日漸增強，有信仰者也愈感自豪。試想，如果以每年七百萬畢業生的數量來算，其中該有多少人碰觸到這些信仰元素！筆者身邊就有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願意去教堂取景拍婚紗照，願意在人生最重要的時刻去教堂接受來自天主的祝福。

同樣，中國的教育法也指出：國民教育的各級各類院校和教育機構中的教育工作者應尊重公民宗教信仰的自由，不得侵犯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基本權利，不歧視信仰宗教的學生或者其他受教育者。

從所有高校中的清真食堂便可以看出，如果一班中有穆斯林的同學，班級聚餐時豬肉會被刻意排除在外；同樣，同學們也不會將外菜帶入清真餐廳；這種起碼的對一種宗教信仰的尊重乃至於敬畏的態度，對學生們的影響非常大，雖然他們並不明白這種宗教信仰的教義，這是在以往特別是歷經文化大革命後的社會各階層所欠缺的。

而我們近代歷任的教宗們，也一再重申對彼此信仰的尊重是展開宗教對話的基礎。

信仰傳播在悄悄中開展

對校園內，信仰的萌芽與成長，更為有益於對所謂真理持不斷求索的態度教育，儘管這種真理往往被限定在「自然律」這一範疇並被意識形態所限制。自五四運動至今，唯科學主義的旗幟一直在校園被高舉、且已滲入到善惡美醜的範疇，但對真理的追求卻是推動科學發展的基石和動力，這點從好多學校的校訓中便可看到，而且二零一四年五月，中國政府最大的智庫科學院主席團發布了「追求卓越科學」的文章，並在首句便說：「科學是人類追求真理的事業」。

如同「一會」總在「一團」前面一般，排在「追求真理」四字前面往往是「愛國愛校」，但對真理的追求，乃至於對天主的認識卻難以被束縛，相反「追求真理」一直被學者們所捍衛、而

且眾多優秀的學者願為之付出一生精力。

同樣現代知識分子骨子中這種對真理的不懈追求，也潛移默化的影響著學生們的價值觀；不少學生也知道將中國放在中心位置的第一幅完整的中文世界地圖《坤輿萬國全圖》是利瑪竇神父繪製並呈獻給明朝皇帝的，第一次讓中國人睜開眼睛看世界；中國現行的農曆是被湯若望神父所修訂並由康熙皇帝頒布的來指導全國時令生產；圓明園中十二生肖獸首是耶穌會會士郎世寧所設計的，至今還不時成為海內外熱點；特別是徐光啟對馬鈴薯這種對生長環境要求低、耐旱高產且富含澱粉等碳水化合物的外來農作物的培育實驗、且向皇帝上書《甘薯疏》以在全國範圍推廣栽種，這不僅拯救了大批在餓死邊緣的飢民，而且使得中國人口從明朝末年的五千萬增長到清朝中期的兩億五千萬。

上述這些東西方科學與文化的交流與碰撞，使得學生們對科學家們的宗教信仰也產生了

極大的興趣，究竟甚麼力量在推動他們進行這些研究？有信仰的科學家、甚至這些神職人員怎麼還能在人文及自然科學界有這麼傑出的貢獻？好似信仰對於科研工作而言並不是一件壞事，反而有所推動。

這些疑問帶動不少的學子們通過對真理的追求而認識到造物主、信仰了基督教，因為「太初有道，道就是天主」（若二），耶穌基督也親自教導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14:6），所有的真理在最後都將被指向天主。

校園青年尋求真善美

在國內有一著名搖滾歌手崔健在他的歌中寫道：我們這片土地上的學子們從小便被「一塊紅布，遮住了我的雙眼也蒙住了天」，一直以來無神主義、唯物主義、共產主義政治思想教育深嵌在小學到大學的教育體制中。這種對人民思想的束縛與中國傳統大學之道一直在張弛博弈之間，也

在推動中國大學教育制度的變革。筆者清楚的記得，在曾經讀書和教書的學校的一個操場的牆壁上，顯明的寫道：「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這是出自儒家經典《大學》總綱的首句，它的意思是：大學教育之道在於：彰顯光明正大的德性，使人除污自新，明理向善，達至最完美境界，這才是大學辦學宗旨。這顯然與現行的教育思想是截然不同的兩個方向，幸而這「明德、親民、至善」的古代「教育思想」與來自「無神、唯物、共產」的西方馬克思的「思想教育」的對立，為年輕學子們的對教育、科學乃至真理的獨立思考撕開了一線縫隙。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年輕學子們、學者們加入到基督宗教團體中，以至於國內幾個部門聯合直接下發公文禁止信仰在大學的傳播，有趣的將之歸咎為西方意識形態的滲透。但筆者清楚知道這並非滲透，而是人心被真善美的天性吸引使然，其實，西方的馬列主義對中國傳統大學之道

的不斷改變才是最大的西方意識形態滲透，正如對現在國內基督教會所採取的措施，一邊高喊著讓地下家庭教會領証歸順、一邊卻大肆拆除教堂等「違章建築」。

同時，大學教育的「錢」與「權」，即大學市場化與學術官場化也侵蝕著校園內青年信友信仰的成長。高校不斷的擴招盈利、從精英教育到職業教育的轉變、道德規範的缺失正是市場化的結果，並美其名曰與市場經濟相接軌，目前也受到國內諸多教育專家的廣泛批評，大學教育難道就是為使學校賺錢、為使學生知道如何賺錢嗎？一個會賺錢的人比一個品行高尚人難道更為重要嗎？

這對離開父母，獨自進入高校學習的青年信友來說，離開了單純的家庭信仰環境，進入市場化的大學教育，未成熟的信仰、根基不深的信仰馬上枯萎，何況學生們是否真的都掌握了一門生財之道還未知，就將這來自父輩用生命見証且傳

承下的信仰丟失，這是多麼的悲哀的事情。

不過，感謝天主的是，幸而大學教育又給予這些遠離父母的青年信友對真理追求的熱火，而且具有大學城區域性的教會青年團體近年也逐步增多，一度不幸枯萎的信仰在新的園家又重新煥發生命，而且這經過冶煉的信仰更為純真且堅定，如同聖經中浪子的比喻一般，失而復得才知寶貴。

科學與宗教相互融合

事實上，唯科學主義本身是不科學的，濫用科學來解釋或解決一切人類生活生存問題甚至善惡美醜，本身便是不科學的、是錯誤的。筆者記得一位青年信友有一段時間，一直在問自己也問其他青年信友「天主是道，是真理；那道、真理又是甚麼？是科學嗎？科學怎麼是天主了？」當被告知「天主是愛」時，那青年才恍然大悟，「愛」便是最大的真理，所有的真理都將指向天主。這

才體會到，大學的市場化、學術的官場化及其他因素縱然使信者的信仰枯萎，但大學對真理和自由的不斷追問又使人如同其他無信仰的青年學子一般可以對信仰重新認識。

但這在起初時僅僅是認識，信仰的開始，當切身經驗到天主對自己那份深深的愛時，經驗到在高校生活和其他社會團體生活中從來沒有過的、自己內心深處常常渴望的、那份在教會團體兄弟姊妹彼此共融、信任、交付，沒有明槍暗箭，也沒有勾心鬥角，充滿相愛、平安、喜樂的團體生活時，才體會到「天主是愛」的含義，而這正是吸引越來越多未信仰基督的青年學生注視並歸向十字架上被高舉基督的緣由之一。

此外，在國內大學有個很有意思的現象，有不少教授為一個大學學院的副院長職位爭破了頭，好像作為副院長比教授更為臉上有光，而且當中也有實際利益的獲得；某某處長或主任在各種場合比某某教授更受追捧，也許是「學而優則

仕」這一古訓的當代翻版。所謂上樑不正下樑歪，老師們都這樣了，何況學生？當然包括有著信仰的青年學子們，這些影響是不可忽視的，浮躁逐利、眼高手低、造假運動、唯利是圖、漠視單位利益、藐視他人存在乃至生命的現象不斷見於網絡之上，這些負面因素借著青年信友們也帶入了信仰生活中，特別是信友團體生活中，好像一個教會青年團體中的負責人或小組長，好歹也是一個官，感覺很有面子，甚至有些青年培育者如同學校老師一般也通過這種多設「官位」的方式激勵大家的服務熱情。

真善美迷失在權勢追逐中

當這種外在的追求多過對信仰本身的渴望時，一些美好的品質將會遺失，這不僅僅是「明德、親民、至善」的遺失而已，「謙遜、服從、神貧」，這些對個人靈魂得救、為社會國家福祉更為寶貴的品質將被掩埋在道德教育缺失、市場化與

官本位的教育體制中。教宗方濟各在他的就職彌撒中講到：「真正的權力是謙卑地為窮人服務並以仁愛溫柔守護全人類」，而這「權力的本質便是服務」往往被忘記在追求權力的過程中，並被其奴役而不能自拔，近來大批因貪腐下馬的高官與高管，最後都從高位被摔得粉身碎骨。

國內大學教育制度是一個扭曲了的、不斷博弈變革的教育制度，它既不同於古代大學之道也不同於現代西方大學教育制度，政治思想教育的介入，使得大學教育制度真正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大學教育制度。

經歷著市場化、官場化變革的大學教育，深深影響著青年信友的信仰生活的成長，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的信仰有限制與束縛，有枯萎與凋零，但感謝天主聖神的運作，這每一份限制與束縛的上級公文、每一個枯萎與凋零的信仰都有一份力量，這一份份不斷積聚的力量遲早會改變天平傾斜的方向；即使目前天平還是向以往一般傾斜，

方向並未改變，但來自中國古代大學之道的「明德、親民、至善」與來自西方大學教育的「求真、求善、求美」一直為青年信友信仰的滋生與成長留有生機與空間，並已結出果實。

正如榮休教宗本篤十六世在給中國教會的牧函中清楚地寫道：「我們一方面看到人，尤其在青年身上，越來越關注人性的精神及超自然的層面，因此對宗教發生興趣，以基督宗教為最。另一方面，也呈現出物質主義及享樂主義的傾向，此現象也正在中國發生，且逐漸地由大城市蔓延到全國各地。」